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员 版

I 中...摇 II 辘...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第 员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摇摇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

字数：源员千字

印张：圆缘缘印张

版次：员愿年 苑月第 员版

员愿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员 版

定价：员圆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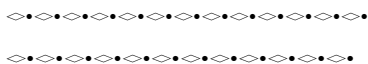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第摇一摇回摇	小孟尝诗酒订盟 大奸雄睚眦中祸	(源怨)
第摇二摇回摇	玉口神奇术成名 痴秀才穷途哭遇	(源缘)
第摇三摇回摇	遭绿林雪中逢侠 访大盗计成就擒	(源愿)
第摇四摇回摇	忆夫君遣童寻觅 登黄堂暮夜遗金	(源猿)
第摇五摇回摇	奇道人半杯熄焰 兰面鬼一网摧贤	(源愿)
第摇六摇回摇	全友谊太守弃官 避奸锋英雄遇旧	(源圆)
第摇七摇回摇	邵解元改妆潜踪 福寿庵供修佛事	(源缘)
第摇八摇回摇	入桃园奇逢双美 温翠被先退春光	(源怨)
第摇九摇回摇	赏雪筵题诗索醉 入罗帏弄假成真	(源愿)
第摇十摇回摇	暗相思两人酬和 明说破各自痴迷	(源愿)
第 十 一 回摇	说风情互谐得趣 理丝桐迭奏说玄	(源猿)
第 十 二 回摇	掩楼房喜生贵子 遭毒棒气死憨郎	(源愿)

- 第 十 三 回 摇 高大尹妙计怜才 (员缘猿)
痴公子弄巧成拙
- 第 十 四 回 摇 霍孝女途舟跨凤 (员缘源)
老忠臣白日归天
- 第 十 五 回 摇 狮吼时炎凉历尽 (员缘原)
鹿鸣日丽艳联芳
- 第 十 六 回 摇 访亲围误入花宫 (员缘思)
落火坑狂淫禅院
- 第 十 七 回 摇 老封君观诗忆子 (员缘圆)
小公子得意回乡
- 第 十 八 回 摇 祁道尊搅穿欲海 (员缘缘)
旧解元再步蟾宫
- 第 十 九 回 摇 冰仙泮父子同登 (员缘思)
彩丝牵夫妻重会
- 第 二 十 回 摇 风流种爱友离宫 (员缘猿)
英秀童舍身救主
- 第二十一回 摇 真为主曲意调情 (员缘苑)
伪践盟荐贤自代
- 第二十二回 摇 探花郎露尾藏头 (员缘圆)
势利婆改弦易辙
- 第二十三回 摇 美奇逢骨肉团圆 (员缘元)
立异绩俘囚捷奏
- 第二十四回 摇 弃功名物外逍遥 (员缘员)
喜团圆人间行乐



第一回 小孟尝诗酒订盟 大奸雄睚眦中祸

诗曰：

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

今人面似人，兽心不可测。

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

但结口头交，腹里生荆棘。

话说大唐代宗年间，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贤村月浦桥，住一位官人，姓邵名玉，号卞嘉，取卞和璧献之义。父拜铨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髻入泮，椿萱并凋。十五岁上娶了太史方定隆小姐为妻，十六岁便生一位男子，是五月端午日生的，因天中节日，名取天节。只是关煞太重，艰於抚养，为此穿了两耳带了金环，这都不在话下。

单提邵卞嘉虽是书香世泽之家，却淡于功名二字，好的是歌词吟诗，嘲风咏月，慕的是齐孟尝，当时一流人物，侠气干霄。所以座客常满，樽酒不空，西秦东鲁，北晋南吴，声气嚶鸣的何止千百，因此人号他叫做小孟尝。一日正值二月念五日，东京风俗这一日不分男女，俱在郊外踏青游戏，名叫扑蝶会。邵卞嘉就分付苍头预备酒席，往郊外先占一块有趣有景的山场，邀了二三个名妓，同几位诗酒朋友，车马纷纷前去游乐。正所谓花笑春风，莺啼丽日，这些男女，老的少的，俏的俊的，浓妆的淡抹的，携手的并肩的络绎不绝。邵家占了一块地方，才铺毡席地未及把盏，只见家里一个门役匆匆来禀，说有一个远客拜访，是个应科生员，河北人氏，必要面会，将名帖呈上，上写通家盟弟卢杞拜。那邵卞嘉是好客的人，见说远客相访，就分付门役发轿去请卢相公到此相会。门役道：“卢相公现已在山中伺候。”卞嘉随唤两个书童同门役，立邀卢相公相见。

原来这卢杞是一个极奸狠的心肠，最可憎的相貌，只有二尺七八寸长的身体，脸如炭黑，左半边却又生得古怪，浑如青靛，染成黄髯数茎，却似铁丝出地，黑麻满

面，却如羊肚朝天，请到面时，但见：

头戴凌云巾，黄多皂少，身穿布道袍，挖旧填新，两只酱色袜，头穿底落，一双半红鞋，跟倒墙歪，不是武大郎重生，今日定是柳树精下凡尘。

当下卢杞行到跟前，童子报说卢相公请到，说尚未完，早已笑倒半边。这些家人朋友见了这个鬼脸，个个笑得两眼没缝，连邵卞嘉没法起来也忍不住的笑，一时打恭作揖，晋接的礼仪都弄不出来，揖罢站立，个个扯唇口笑个不住。卢杞已觉没趣，邵卞嘉没法，只得分付家人暖酒入席。当下团团围坐，三杯已毕，卞嘉命斟大觥，首恳卢杞行令，卢杞推辞年幼转求别送，才开得口，引动众人又要发笑起来，那对面坐的就是闻子先，他便欠身说道：“既卢盟兄不肯赐教了，小弟忝在痴长，只得僭了先。”竟接这杯酒在面前说道：“今日良辰胜景，诸贤相集，此会不亚兰亭，大家俱要赋诗饮酒，极欢而止。”众人齐道：“遵教遵教。”闻子先道：“今日八客相叙，限定八个诗题，四个七言绝，四个七言律，拈阄咏句，是何八题：

蝉琴摇蝶拍摇鱼梭摇燕剪摇是七言绝摇茉莉花摇蜜萱花摇海棠花摇水仙花摇是七言律

且将各题书成八纸摺好，盖于空盒内，捱次送去，酒到拈开绝句律诗随意赋就，举杯时，对席按板，板连通三板，诗不成者，左右各罚一大杯，四板不就，罚二杯，五板不完，罚三杯，六板不完，左右罚五杯，合滞株连俱罚三杯，本身出席供役。”宣令已罢，当下首座的叫做张愚谷，所作虽不济，却也弄得将就的。他手拈一纸，是茉莉花韵分香字，酒到时口占一绝云：

清芬堪伴幽北凉，送得薰风满院香。

来自越裳移种后，六宫争秘绿云傍。

闻子先道：“诗虽平常，却成得迅速，姑免罚。”第二就是自家了，张愚谷便把酒送到闻子先面前，他也拈来，却是蜜萱花韵分风字，遂口占一绝云：

迎秋沾露绽金钟，翠带轻飘怯面风。

香远北堂逾暗射，自消忧字在胸中。

诸友俱拍手称赞道：“妙句妙句，毕竟是作家不同。”闻子先谦说不敢。第三就是妓女刘晓霞，闻子先送酒过去，他拈得蝉琴韵分藏字，便口占一律云：

这末阕却剩得水仙花题目，韵分郎字。只见卢杞接得酒杯到手，止呆呆的举杯停目，三板不成，渐至四板五板，左右已是连累罚过三杯，看看又六板将完，还不像诗成者，左首坐的张愚谷，只得向卢杞道：“盟兄名邦异材，何吝赐教，弟鼠量已盈，

怎知卢杞记恨在心，昼夜发愤攻书，五六年间遂成名士，后来多少官吏士民受他大累。

不知卞嘉如何躲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口神奇术成名 痴秀才穷途哭遇

话分两头，且慢说卢杞一段话。今日再表一个极奇的术士，也是来谒卞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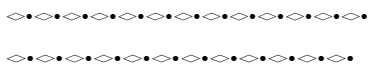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却说江西建昌府麻姑山，有一个丹霞洞，相传是个仙迹，离洞数十步，小桥曲水，有几家隐士山居。内中有一人姓李名偃，道号虚斋，性好山水。一日到吉安府永嘉县玉笥山闲步，遇二道者，传授他鉴视气色，知寿夭穷通的妙术。归家将此术小试，屡试屡验，求相者拥挤不开。一日在自家门首，只见一人匆匆前过，他一目溜着，忽然分开众人，如飞赶上，将这人一把拖住，那人吃了一惊，李偃却不等他开口，把那人拖入门时拂椅安坐，口称太史公何来。那人摇头道：“兄莫错认，小弟是落难之人，如何尊称为太史公。”李偃笑道：“台翁言小子错认，但小子看尊貌，天庭魏耸，日月夹垣，年方舞象，便当收拾芹香，观光上国，虽未与鹿鸣之席，亦能食廩饩之粟。如今该第四次观场了，是也不是，若道得是后面妙境正多，请问高姓大名。”那人道：“学生姓欧阳，名浙鸣卿，十三岁入庠补廩，今年二十五岁，先是进场实是三次，先生之言大约有验，只是说四次观场，学生今岁府里也不曾录遗才，又无盘费去赶，人情恶蠹，馆主人见今年没有科举，不但借贷不肯，连来岁馆亦辞了。昨晚心绪不佳，吃了几杯酒，把学生严课一番，反被主人大怒，连馆童也讥诮许多冷淡言语。我想大丈夫不得志于时，为鼠辈所笑，况年近三旬，尚未有室，适才起个短见，欲向莲花峰茅庵中去做个头陀消遣。”李偃笑道：“台翁之言，不是有志气的念头，据小子细观尊容气色，螭蛇缠于天乙贵人之上，不过六十日偃蹇，便开云雾以见青天，今科秋桂第一枝，非公子不能扳折，此去联捷无疑。今试为台翁卜一先天数，看有甚机会进场。”就把壁上贴一诗稿信手折一字来，不觉大声道：“怪哉怪哉，数主东南方有贵人提拔，有奇遇入场，发解无疑。”就分付备饭款待欧阳相公，随伸手去那钱柜内，将平日所得之银，尽数取出，恰有十二两之数，双手递与欧生，送为盘费。家人摆出饭来，宾主饭罢。李偃道：“试期已迫，今日尚可赶行五十里，不敢久留了。”欧阳浙收了程仪起身谢别，忙忙前去，行四五日，已到省城。

那日已是夜分时候，一时找不出下处，他心性是要洁净的，又不肯招商宿歇，暗

中东走西望，见一古庙，三面墙壁俱倾，隐隐露出些灯光来。欧生便捱身进去。推那一扇小门，原不曾关，步将进去。中间是关帝神像，两旁是卧房，东边一小侧厢做厨房，有一老道士在灯下烤火，欧生道：“老师长，小生是远来投宿的。”连叫数声并不答应，但见他点几点头，摇一摇手，又去指一指耳，原来是个聋子。欧生又把投宿的话嚷与他听，告声相扰，也不想吃夜饭，拿着灯儿照到左边小房里，却有现成草铺，解开被套倒身便睡，不禁睡去。忽梦见两亲走到门前，犹是贫时亲，寒酸光景，凄然可伤。醒来想起了，又想年已及壮，尚未有室，虽承李老盛情，资助盘费来此，计场期已在三日之内，未知何由入场，遂堕下几点泪来，不觉放声大哭。自二鼓直哭到鸡鸣，方才住口。

忽惊动了隔壁一位官员，原来这壁是个皇华馆。那官员是个广东潮州人，姓冯名之吉，号迪庵，甲辰进士。生平一清如水，又敢作敢为，现蒙钦召掌堂都御史，驰驿进京。连日被抚按请酒厌倦，那夜又是一个同年请酒，吃到半夜方回。因连日劳顿，正在熟睡，欲明晨起马。却被欧生哭声聒得十分不奈烦，眼也未曾合，他平日固是盛德长者，却又是极燥暴的性子，想是地方官不曾肃静地方，驿丞不小心致客人酗酒撒泼，心内大怒。天色微明，便写手批，差听事官拿地方总甲驿丞等，立要这个夜哭的人到案。信票一出，驿丞吓得魂飞魄散，保甲吓得胆战心惊，四面八方沿门捱户，一时查不出来。知县闻知，亲来扑捉，还喜欧生哭声不止，就有人访察出来就是庙中哭出来的声音，驿丞同八个公差一齐拥入庙门，老道人惊得半死。欧生兀自拥衾坐坐，眼睛尚是红的，起先是三四个人到房内一探，便大喊道：“宪犯在这里了。”欧生吃了一惊，不知为何唤我是个宪犯，未及开言，忽见一二十人蜂拥而来，一条锁链套在颈脖上，拖下床来。众人替他披衣穿袴，拿到驿门。此时哄动了南昌一省官员，都来候问，到馆门时，听得冯公便服坐堂，怒容可掬，各官俱不敢传禀，未得相见。

但见听事官喝道，拿到犯人解进。把欧生带到丹墀跪下，众人吆喝如雷，冯公把案一拍道：“你是什么人，敢在皇华驻扎之所黑夜号哭，是何道理。”欧生禀道：“生员欧阳潜是在这里应举的，不知大人光临驿递，有失回避致于天怒。”冯公喝问道：“你既是应举生员，后日已是头场了，不去习静养神，却在这里胡啼乱号，难道哭下一个举人来么。”生又禀曰：“生员正为着场事悲伤，更有一天苦况，不堪细诉。”冯公道：“也罢，你既是应文的，我如今先考你一考，通不通，我自有说。”叫左右写五个题目来，说道不须起草，以点香一炷为度，香完就要交卷。欧生五题到手，真不起草稿，不加点，一挥而就。及做完交卷，香尚有寸余。冯公接来一看，还只说是先完了一二篇，及看下去，却是五篇俱完，篇篇如锦心绣口，不禁失声击节道：“奇



才，奇才。”站下位来，忙分付讨衣冠皂靴来，更服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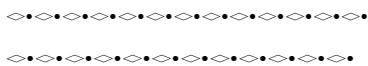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一霎时件件取到，装束如新郎一般。欧生要行廷参礼尊他，冯公却再三不肯，谦让许久，然后行个南北立接见礼，揖罢安坐。欧生谦道：“老人在上，学生何敢抗礼。”冯公道：“正要请教衷曲，不必回逊。”欧生只得坐下。忽听事跪下禀道：“门外各官齐来伺候。”冯公道：“且回他下午相见。”书生就取白牌一面挂出，上写一应官员俱于下午参谒。这些官员备酒，见挂了此牌，俱回衙去了。

且说冯公待茶罢，遂分付入席，饮了几杯，欧生方将一段情由，及遇李偃并哭泣始末一一呈诉。冯公笑道：“原来是这个原故，不难不难，且开怀畅饮，活泼文机。”二人直饮到八分酒意，方才撤去酒席。冯公就取牌票出来，亲笔写道建昌府廩生欧阳谤，宏才匡儒，仰本部学部称名送院。写完遂令知府将此牌谕转达学道，命他补送入闱。知府立刻将此牌呈示学道，造册补送入闱。冯公又取白金百两，与生为春闱之费。欧生拜谢告辞，冯公送出仪门而别，欧生仍回庙中，只见南昌知县已差八名皂快请欧生更寓。八人轮流更役，补陈光荣色色完备，又赠白金五十两为考费，及入场后，揭晓之时，果然第一名是欧阳谤，他也竟不回家，一直进京，春来会试，中试二甲第四名，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不半年居然学士之职，所以哄动了江西一省贤愚。都说李偃是半仙，言无不中，因即起他一个道号，称为玉口神，是说他开口灵验的意思。

一日，李偃偶想帝都必有异处，要去遨游一番，欧公又频频寄书来请，遂择日起身进京不题。

未知邵卞嘉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却说邵卞嘉在家中无事，只是交接四海的文人洞客，开了诗会，终日饮酒作乐。一日，腊月天气，下了一夜大雪，天明起来，卞嘉遂同几个豪兴的酒友，乘马踏雪，要往山上去观望。只见三岔路口，两个大汉倒倒在雪中，看他器具又不像个饿殍，忙带住马，叫三四个家僮扶起他来，已是半僵的了。卞嘉遂不去看雪，吩咐家人扶他到家中去，众人道：“人是冷多热少的，恐扶到家里或有未便。”卞嘉大喝道：“胡说，就是不活的，难说我们心上过意得去。”众人便不敢来开口，一步步扛扶进门，就停住在茶厅上，叫人急取了棉衣替二人换去湿衣，漱下几杯姜汤，二人渐渐苏醒转来，又灌了几杯热酒，俄顷之间，已能站起说话，方请进东书房来坐下道：“想尊体劳顿，未敢施礼，待用饭后奉揖罢。”随摆上酒饭来，三人分宾主坐定，然后叩问仙乡大号并来历。那年长的答曰：“在下是江西饶州人，姓施名弘德。”指着那年幼的道：“此就是犬子，名绍卿。平素往来江湖，近因京中有个朋友借去五千金，将来取讨，便带一二千金纱罗绫缎等货，来到新丰驿口泊船，还未一鼓，一伙强人杀入舟中，愚父子跳落水中逃得性命，所有货物尽数劫去。一时又无相识可投，天又寒冷，愚父子悲哀诉与道人，有一老者见悯，送绌袍两付，款留一饭，又说此去到京不消五日，离此一百六十里地，名集贤村，有个豪客邵大官人，是个奇侠的人，俗名叫作小孟尝，专一扶危济困，你如今可投奔他，不但都中去的盘费可得，连这所失之物，或者他替你用些大力缉访得着也未可知。因此一路来找这个邵大官人，昨夜到了贵地，天黑了不及访问，欲寓客店，店中见没有行囊，不肯留宿，只得在一家门首坐了一夜，不期下了一夜大雪，冻饿交集，勉强捱得到晓，访问邵家居住，知在月浦桥下，父子相扰，逐步寻来，走了数步被冷风一吹，在下先自跌倒，想小犬挽扶老身不起，也自仆倒在地，又冻雪中一时不知人事。不知恩官怎生救得残躯到底，请问高姓大名，卞嘉微笑道：“你访问的人，小弟就是。”施弘德父子慌忙倒身下拜道：“卑人望思久矣，今承再生之恩如何可报。”卞嘉忙忙答礼，请起坐定，斟酒劝酬。席间问了路途中的闲话。忽见门公传进一帖来，说是江西李道人拜。卞嘉看了名字，随问施弘德道：



“兄认得贵乡此人否。”施弘德把原帖看了笑道：“原来虚斋也到这里相会。”卞嘉道：“莫不就是那术士，唤做玉口神么。”施弘德道：“正是。”卞嘉忙分付请进，自己到门首拱他升堂作揖，安坐茶罢，即请施家两位相公出来相见。李僮见了便道：“施乡亲几时到这里，却为甚一团惊恐气色，像是失脱了货物，连性命也像再生的一般，这是为何。”一厅人俱吃了一惊，施弘德把被劫原因陈诉一番。李僮道：“不妨，数日内所失尽偿，四月间还有万金之获。”施弘德父子也未全信，当下摆出盛席，分位坐定觥酬交错，直吃到半夜方止。卞嘉令童子秉烛引到西书房，伏侍三人安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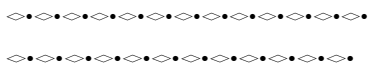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到了次日，卞嘉唤齐大小家人三十人，各收拾铺陈行李，又带了元宝二十锭，碎银三四百两，并绸缎礼物。随请出两人，施与李虚斋用早饭完，乃言曰：“弟要往一处料理一事，烦三位相伴一行。”三人皆应道从命，遂同上马起来。次日上午已赶到新丰，进龙城县寓弘济寺内，对二施道：“兄且深匿寺中，不要露人耳目。”遂打轿来拜县公，先差人将名帖投进。

那龙城县乃姓郁，名有道，是甲戌进士。系卞嘉父亲乡试的门生，见了名帖，即到寅宾馆相接，揖罢呈上礼单。郁公打恭称谢叙了寒暄，茶行三献，就问贵寓何处。卞嘉道：“在弘济寺内。”又说了几句套话，起身告辞，郁公随后来回拜，少顷差人来送许多酒米鱼肉之类，又呈上即晚候叙的请帖，到晚间卞嘉即来赴席。饮酒间，彼此慰问两宅眷起居，谈了许多时事，看看将及二鼓，卞嘉道：“乞退从人，弟有密言相告。”郁公分付众人回避，单单剩宾主两人，不知卞嘉口向郁公耳边说些什么。只见郁公道：“领命。”说完就辞回寓。

次日，郁公升堂，唤四个能干的皂快，叫做赵元、李祥、孙能、陆渐到案前分付道：“京中郭太师差官在此，发银三百两，要买真松绫二百疋，你等火速领银前去，发与各铺户，限二日内将松绫交足。”说罢拿出了六个元宝，共重三百两，一张硃票，付与赵元等领说连忙各铺户去分派。

原来龙城县止有六家绸缎铺，当年值官的是狮子街口金员外家，赵元等候先到金家来。那金员外接着问道：“四兄有甚贵干光临小店。”赵元道：“蒙县主所委卖买货物。”李祥便开出牌包，奉于金员外，孙陆二人便取出六个元宝放在桌上，金员外看了硃票，大吃一惊道：“列位牌长在上，龙县乃是小能处，虽有几家绸铺，都是寻常货色，那有许多松绫，烦列位禀明太爷才好。”赵元还未开口，那陆渐便发话道：“员外好不晓事，官府的买卖，谁敢回他有无，况又是郭府发来银两，谁人敢担这干系，今这票与银子放在这里，等你们自去回话。”说罢就要出门，却急得金员外没了主意，只得陪个小心道：“列位息怒，在下一时直言唐突，幸勿见罪，待小弟去约齐

单说陆渐到家，他妻子接着，见丈夫这样光景，忙来扶他眠在床上，口里喃喃哭骂那遭瘟郭府，连累丈夫受此重刑，就去烧水烫酒。忽见他第三个兄弟王小三，酷好吃酒，若把杯在手，便是天大事也丢开不管了，因此人叫他王酒鬼，生平不务生理，专一赌博，又会说新文探闲事，凭你人家被窝里事情，他也会缉访在肚里。是日走到陆渐面前，叫声姐夫受累了，我阿舅的特来探望，但不知为何事被责。陆渐便把大尹要买松绫被责事情，一一说了。王小三道：“如何叫做松绫，何故买不出。”陆渐道：“松绫叫在松江府，绸身最重，花样新奇，与常货不同，每疋价钱比杭州的多四五



钱，我们这小去处，绸客不肯贩来，只为人不肯出价钱，所以各铺都没有，除非乡宦人家，或者有买在家，也未可知。但是就有，却也没这许多，如今这样官府，叫我如何处耳。”王小三道：“姐夫且宽心，待我各处访问，或者有人买来，也未可料。”说罢便要去，陆渐留住道：“你且吃了饭去，我还有话对你说。”只见他姐姐提一大壶酒，又拿些便菜，对兄弟道：“你开怀自斟自饮，我去拿饭来吃。”当下小三拿起壶来，吃了个流星赶月，转眼之间，早已吃得瓶之罄矣，起身对陆渐道：“姐夫，我饭不吃了，且别去，明日再来相望。”只见陆渐去兜肚里摸出二两一锭银子来，送于小三道：“这是我昨日与伙计分的，你可拿去，做个小赌本，待访得有些影响，那时还要大大的送你做赌本。”小三推开说：“你我至亲，怎么说起这客话来。”便起身要走，陆渐叫诨家，将这银子送与小三，小三推辞不得，只得收了银子。

走到街上自言自语，若得那一处访出这货的时节，倒是一天好富贵。忽然想五日前，曾见阿寿曾有一疋花绫，拿在周染青店中要染甚颜色，我在那里小解，曾听得染青师父洪儒泉说，好生活，是龙城县里少有的，我如今去寻这小厮，问他何处买来，或者有个消息也未可知。算计已定，就立在李阿寿门首，适遇阿寿正走出门，见了小三问道：“三叔为何在此？”小三道：“我正要动问小哥，小人有个敝亲，今岁初逢花甲，要买一匹好绫子，送他做套袍穿的，前日走遍几家绸铺，都不十分中意，偶然想起前日曾见小哥拿一疋花绫，在染店中要染甚颜色，说是上等货物，不知小哥何处买来，乞为指示，小弟也要买一疋。”阿寿见他问这句话，满面通红，答应不出，停了一会说我没有此物。小三是一个怪人，便不再问，乘机说道：“想是我问错了。”回身就走，内心暗想，我前日亲眼看见，为何他说没有，我今走到染店内问这绫子下落，然后再来指实问他，看他如何答应，遂走到染店门首，才上得阶，店主人问道：“三官人有甚下落，作成小店。”小三道：“我前日央李阿寿拿一疋花绫来染，我想不曾画得花押，因此特来花押。”周染青笑道：“三官何必多虑，小店再没有差误，昨日赵太爷府中要嫁小姐，送三十尺绸缎来染，内有十疋绫机，同你一疋是一般的，如今正要下缸。”小三故意失惊道：“不信他的绫机与我无二，可借我看一看。”老周就向柜中拿出十疋来与小三看，小三提起一看，具个厚实紧细，花样与众不同，每疋角上有瓜子大一个小葫芦式图书打在上面。小三称赞道：“真个好货，你试拿出我一疋来比一比。”老周又向柜中取那一疋递与小三，小三把两头一看，角上图书与那十疋无异，遂叹道：“果真与我的一般，若李阿寿独自来取，你可对他说，我亲来说过了，须要三面来取，不可有误。”店主道：“三官吩咐过，谁敢胡乱与他，自然要等尊驾来取。”